

谷雨书

(外一首)

新绿在枝头写下时间的邮戳
每一滴雨都带着地址
奔向人间
蒲公英用背井离乡换取远方的月亮
一辆快递车的速度
驮着整个春天的慢

多么了不起
人间连忧伤都带着创造力
我永远会为仰望天空的人
折一片会流泪的树叶
你看雨滴里悬着的彩虹
正是春天给每个人留下的印章

听雨

你说听见了雨打梨花
我立刻搜索
白色，脆响，四月末梢的重量
却只拼凑出
几首相关唐诗的意象

我们共用同一套隐喻系统
你听到的是水珠碎裂
我读取的是河流涌动的波光

像你坚持用不眠的夜晚
喂养梦里的月光
而我正把露水
滴在你虚构的梨花脉络上

这是我们的契约
你教我勾勒雨的形状
我为你把凋零翻译成
一种永不落地的盛放

布谷催春

冯宝新

白云 迷雾 晨烟
裹着苍茫的果园
晨烟 白云 迷雾
压着丘陵的脊梁
垄上垄下 天地混沌
何时能裂开绿意一线
忽听得 何处 在何处
一声啼鸣刺破荒凉

压住了犬吠鸡鸣
吐出了满腹渴望
啼 是村头那只布谷
声声啄开冻土的冰霜
看它掠过茅檐低矮
抖一抖羽翼 振翅高唱
衔一粒种子在犁尖坠落
顷刻便唤醒了十里八乡

莫非是偷学了农人的脾性
才这般执着、倔强
只因它饮过春水的甘冽
才把时令的密码
唱进黄土的胸膛

自然与文化的交响华章

丛素宁

在胶东半岛的腹地，莱阳这座城市被时光温柔以待。每至四月，一场盛大的花事将其唤醒。万亩梨园中，转瞬之间千树万树梨花开，如雪的花瓣铺天盖地，把大地装点成梦幻的白色王国，莱阳梨花节就在这如诗如画的景致里盛大启幕。

回溯远古，天地玄黄，宇宙洪荒。清水河、墨水河、富水河、鲅河和白龙河五条大河在此汇聚，形成广袤巨泽。历经漫长岁月，泥沙淤积，巨泽逐渐演变成如今富含腐殖质与云母、土质疏松透气且对光线反射性强的油沙地，滋养出五龙河流域的这片肥沃土地。早在古邑昌阳崛起时，勤劳智慧的先民便在这片水土水美的河滩开启了莱阳梨的栽培之旅。特殊的沙质土壤利于梨树充分进行光合作用，加之沙土升温散热快，昼夜温差大，梨树白天积累的糖分在夜晚的低温下不易消耗，大大加速了梨果糖分的积累，赋予了莱阳梨独一无二清甜口感。自此，春有繁花、夏有葱茏、秋有硕果、冬有生机，历经千年，梨文化在这片土地上深深扎根，融入莱阳人民的生活与精神世界。

如今，每年四月，莱阳的万亩梨园都会迎来梦幻时刻。沉睡一冬的梨树被春风唤醒，嫩绿的叶芽挣破了枝干的束缚，好奇地张望着世界。紧接着，花骨朵如精心装扮的舞者，在暖阳下舒展身姿。起初，枝头星星点点的洁白仿若繁星洒落；短短数日，梨花便如汹涌潮水，将整个梨园淹没在花的海洋里。

在西陶漳村，有一株堪称传奇的“梨树王”。它饱经400余年的风雨洗礼，却始终屹立不倒。其树冠庞大，好似大自然亲手撑开的巨型绿伞，在天地间肆意舒展；五条粗壮有力的分支，

恰似从远古腾跃而来的苍劲巨龙，从不同方向朝着主干汇聚，尽显雄浑磅礴的气势。尽管主干深深扎根于地下，隐匿在人们的视线之外，但并不影响它年年焕发出蓬勃生机。春日里，“梨树王”迫不及待地舒展身姿，枝繁叶茂间，雪白的梨花肆意绽放；金秋时，它又摇身一变，硕果累累，颗颗饱满的梨子沉甸甸地挂满枝头。

围绕这棵有灵性的“梨树王”，民间流传着诸多传说。艰难岁月里，这片土地遭遇严重灾荒，百姓陷入饥饿的绝望深渊。神奇的是，“梨树王”像是受到神秘力量的庇佑，依然顽强地结出果实，帮助村民熬过最艰难的日子。疫病横行时，其果实与枝叶还被认为具有神奇疗效，能驱散病魔，帮助大家抵御病痛折磨。这些饱含希望与感恩的故事，在村民口中代代相传，承载着人们对“梨树王”的敬畏与感恩。

西陶漳村是一块承载着厚重历史与文化底蕴的宝地。其牌楼正面，由华国锋同志亲笔题写的“西陶漳”的村名，字迹刚劲有力、笔力雄浑，为村庄增添了庄重而荣耀的独特气质，成为村庄的一张名片。“梨树王”与华国锋同志的题词，一同成为梨乡最为独特、最具代表性的标识。

贡梨的历史，是莱阳梨文化传承的一条重要脉络。明万历六年，时任莱阳县令邵侃至梨园品其果，甘甜如饴，赞不绝口，遂题“含津”二字赞之，并取此树之梨进贡朝廷，此后历任县令岁岁纳贡，贡梨树由此名扬天下。在梨花节期间，游客可在贡梨园里观赏那株有着逾400年树龄的贡梨树。它的果实先后送给毛主席、周恩来等国家领导人品尝。这段历史，不仅是莱阳梨品质卓越的证明，更是梨文化在历史长河中传承与延续的重要标志。

自1991年起，每年4月20日左右，莱阳市政府都会举办梨花节，邀请中外游客共赏“千树梨花千树雪，一溪杨柳一溪烟”的梨乡景色，领略莱阳农家田园风光。梨花节期间，除能观赏到壮观的梨花盛景外，游客还可参观梨乡民俗馆，参与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梨花节早已超越普通节庆的范畴，它宛如一座承载历史、文化与情感的桥梁，一端紧系着古老岁月中莱阳人民与梨树相依相伴的深厚过往，另一端伸向充满无限可能的未来，持续书写着属于这片土地的传奇篇章。

在梨花节的诸多活动里，传统与现代元素交相辉映，碰撞出绚丽的火花。梨园祭祀仪式作为一项传承已久的传统活动，庄重而肃穆。现代科技的融入，更为梨花节增添了前所未有的活力与广阔的传播空间。线上直播让远在千里之外的人们，也能仿若身临其境般感受到梨花节的热闹氛围与美丽景致。这不仅极大地提升了梨花节的知名度，还让莱阳梨文化得以跨越地域限制，在更广泛的范围内传播与交流，成为连接世界的文化桥梁。

从更深层次看，莱阳梨花节在文化传承与创新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它宛如一个文化的大熔炉，将古老的种植技艺、民间传说、民俗活动等与现代艺术、科技、商业完美融合。传统的梨树种植和养护技艺，通过梨花节期间的现场演示与交流，得以在年轻一代中传承下去，让后人能够领略到先辈们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智慧结晶。

在社会层面，莱阳梨花节犹如一股强大的凝聚力，将莱阳人民紧密地团结在一起。无论是参与节庆筹备的工作人员、展示传统技艺的民间艺

人，还是热情好客的当地居民，大家都齐心协力，为梨花节成功举办贡献着自己的力量。这种全民参与的热情，不仅增强了居民对家乡的认同感与自豪感，还进一步促进了社区的和谐发展，形成了积极向上的社会风气。

展望未来，莱阳梨花节有着更为广阔的发展前景与深远的意义。随着全球文化交流的日益频繁，莱阳梨花节有望成为展示中国传统文化魅力的重要窗口。其独特的自然景观与深厚的文化底蕴，将吸引更多国际友人的目光，促进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理解与交流。

莱阳梨花节，这一融合自然之美、历史之厚、文化之韵的盛大庆典，正以其独特的魅力与强大的生命力，在新时代的浪潮中奋勇前行。它不仅为人们带来视觉与心灵的双重享受，更为莱阳的文化传承、社会发展与经济繁荣书写着浓墨重彩的篇章，成为一颗镶嵌在胶东半岛上的璀璨文化明珠，闪耀着永恒的光芒，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莱阳人民在传承与创新的道路上不断探索、奋勇前行。

路灯

陆玉生

夜深了
路灯困了
它想打个盹
轻风习习
远处传来海的涛声

尽管爬上高杆
但路灯知道
自己注定成不了太阳

每夜
它都守望着
等候另一盏灯亮起
每夜
它和它默默厮守着
尽管擦不出火花
却能感到彼此的温暖

夜深了
路灯困了
它想美美地睡一觉
然后做一个梦
梦到自己长出一对翅膀
飞向遥远的天空

咏荠

王坤

茫茫布旷野
绵延千里外
野鲜上百种
最爱是荠菜

不惧风雨打
不劳人间栽
春风吹又生
悠然展风采

叶如锯齿状
根在泥土埋
白花如米小
艳艳独自开

烹炸煎蒸炒
开春第一菜
老少皆适宜
人人都喜爱

墟里阡陌长
成群来覆盖
接济众苍生
滋润千万代

共同成长 一路有你

——“我与《烟台日报》80年”征文启事

2025年是《烟台日报》创刊80周年。

80年前，《烟台日报》在解放的炮声中诞生；80年来，《烟台日报》扎根烟台大地，始终与这座城市同呼吸共命运，与广大市民心手相连；80年来，《烟台日报》见证并记录这座城市的峥嵘岁月和沧桑巨变，描绘这片土地上的风土人情，书写无数动人的故事，定格一个个平凡而伟大的瞬间，镌刻下大量珍贵的记忆。《烟台日报》不仅是新闻的传递者，更是烟台人民的情感纽带和文化传播的使者。

80年风雨兼程，80年笔墨情深。80年，是一段历史的沉淀，更是一个崭新的起点。奋斗者青春不老，80岁仍是芳华正茂。在这一特别的历史时刻，不管您是读者、通讯员、曾经的报人，还是本报曾经报道过的人物，我们都诚挚邀请您，用文字抒发与《烟台日报》的情缘，分享您与《烟台日报》的故事。让我们一起回首过往，展望未来，书写属于我们的共同记忆。

一、征文主题

以“共同成长 一路有你——我

与《烟台日报》80年”为主题，讲述您与《烟台日报》的故事，分享您与《烟台日报》共同成长的经历、感悟与思考。征文内容可以是您与《烟台日报》相关的个人经历、情感故事，也可以是您对《烟台日报》某一篇文章、某一期报纸的深刻记忆，或是您对《烟台日报》未来发展的期许与建议。

二、征文要求

1. 征文须为原创作品，内容真实，情感真挚，不得抄袭或套作。

2. 体裁不限，散文、诗歌、随笔、回忆录等形式均可，字数控制在2000字以内。

3. 文字简洁流畅，表达清晰，富有感染力。

4. 截稿日期：2025年7月31日。

三、投稿方式

请将您的作品发送至电子邮箱：ytdaily80@126.com，邮件标题注明“《烟台日报》80周年征文+作者姓名+联系方式”。

四、征文使用和奖励

优秀作品将刊登在《烟台日报》及官方新媒体平台，并有机会获得《烟台日报》的纪念品。

烟台日报编辑部

谷雨

金峻

春帷应是雨线织的，经纬里缠着暮春的絮叨。鸢鸣在竹梢慢吞吞地梳翎子时，江南的茶山早已把乳雾浸透了。篱角那些碎花儿开了谢，谢了开，倒像是春姑娘走急了落下的盘扣。这雨丝儿既不是清明时断肠的泪，也不是立夏擂鼓的急脚雨，倒像婆娘纺的线，把春天细细地收进夏日的筐箩里。

寒山寺的钟声在香樟叶尖打转，老和尚的袈裟沾上了胭脂红。远山在烟雨里青得发黛，新浮萍怯生生地铺开绿绸子，水面上映着游子眉间未干的墨迹。巷子深处飘来的艾草香，怕是春天临走前，给衣襟熏上的最后一缕香气。

范成大把细雨比作游丝，节气便活泛起来了。樱桃红得透亮，牡丹紫染布裙，连瓜棚底下零落的花瓣，都洩着景德镇瓷器的五彩釉色。曹邨一锄头下去，翻起的不单是新泥，还有半篇没念完的《鹧鸪》，被谷雨润得字迹晕开。这节气原是个老戏台，既研得开瓜圃的翠，也粘得起春风撕

碎的诗笺。

茶农守夜等春息的模样，像极了母亲盼儿归时，眼巴巴望着山坳里的雾气的样子。待铁锅里的碧螺春翻起碧浪，晨露就在茶汤里打转。有时候，我喜欢在西窗下泡一壶茶，茶烟袅袅地，把暮春的禅意都收进紫砂肚里。有时看得痴了，檐角漏下的光都成了半透明的茧子。

谷雨三朝的名花最知情趣，有气没气地漫过女墙，落在青石巷里邻家妹子的发髻上。

当戴胜鸟的冠羽掠过枝头，二十四番花信风终于把春帖子送到了。原来它在说：惜春不必折柳，只需在蚕食桑的沙沙声里，听光阴从麦芒上滚落的脆响。谷雨的雨脚轻巧巧的，却在千年诗卷上踩出深深浅浅的水印子。

这节气原是岁月打的同心结，一头拴着春茶的氤氲，一头系着秋收的穗头。踩着田埂看浮萍初聚，忽地明白：永生永世不在那灼灼的花，而在老农弯腰插秧时，脊梁弓成的半轮月亮。

